

狗 的 自 尊

[苏]诺·顿巴泽等著

栗 周 熊 译

中国新闻出版社

狗 的 自 尊
〔苏〕诺·顿巴泽等著
栗 周 熊 译

*

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朝外金台西路二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河北省南宫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, 7.25印张 170千字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14,500 书号: 10363·001
定价: 1.10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精选了苏联近年来以狗为主人公的小说八篇。作者均为当代著名作家。

这些作品以新颖的手法，为我们展现了一组多彩多姿的狗的群像。有对主人无限忠诚的狗，有一片忠心得不到赏识忧郁而死的狗，有对恶势力极端憎恨的狗，有在苏军侦察员调驯下“倒戈”的德国军犬，有勇敢机智的警犬，形象栩栩如生，跃然纸上，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。

这些作品虽然大部分写的是狗的遭遇，但主要目的还是表现人，表现不同人的不同道德面貌，讴歌真善美，鞭挞假丑恶，意境深邃，发人深省。

目 录

狗.....	诺·顿巴泽 (1)
吉姆的后裔.....	费·阿勃拉莫夫 (21)
海犬的故事.....	费·克诺列 (29)
狗的自尊.....	费·阿勃拉莫夫 (66)
疯狗.....	叶·马雷萨耶夫 (76)
带上猎犬去打猎.....	叶·古察洛 (96)
格罗莫夫大尉驯狗记.....	鲍·索佩利尼亚克 (124)
警犬布兰.....	尼·西佐夫 (210)

狗

诺·顿巴泽

这个故事得从1941年8月说起，整整两年以后方告结束。

……战争开始刚一个月，我们村就已经感受到它的严酷。

过惯了富足生活的集体农庄庄员，一下子理解不了战争的全部悲惨性，没估算好自己的储备，结果，到了8月，很多家的谷仓、坛坛罐罐就已经空空如也，而我们家比这还早……

斯皮里顿爷爷得了水肿病，整天整宿都坐在壁炉旁，于是全部家务活都落到了我的肩上。那活儿可真够重的！现在只要一想起当时从树林里背回来多少柴禾，我的背还疼；可怜的老人没火烤会要他命的。

8月25日，我们家的最后一块姆恰季^①吃完了。爷爷从壁橱里取出一大瓶用菜头封存的十升装的烧酒，说道：

“把它放在筐子里，到乔哈塔乌里^②去换回一普特玉米。谁要是少给，你就用酒泼他，把瓶子打碎，再回家……酒是桑葚酒，八十度，别稀里糊涂的！……就这样。”

爷爷忧郁地向酒瓶子瞥了一眼，痛心地点了头，又说道：

“去吧！”

① 格鲁吉亚的一种食品。〔译注〕

② 区中心。〔原注〕

……结果瓶子并没有打碎。集上碰到了个酒业行家，他马上就认定我的酒成色不错，二话没说，就把一普特黄澄澄的上等玉米倒进我的口袋里，往我兜里塞了一张三十卢布的红票子，摸摸我的脸，要我下个星期再去。

过一会儿，我来到了集市对面的饭铺里。

“有肉饼吗？”我问服务员。

“你有钱吗？”服务员反问我。

“有！”

“有多少？”

“三十卢布。”

“拿出来看看！”

“这不是！”

“请坐吧。我马上端来。”

“要三份！”我一面把筐子从背上卸下来，一面坐在桌旁说。

“你怎么，小伙子，发疯啦？”服务员不胜惊讶。

“不，我饿极了！”我解释说。

“要土豆的，还是要通心粉的？”

“两份通心粉的，一份土豆的，三份分开！”

“要多少柠檬水？”

“三瓶！”我回答，事先松了松腰带。

服务员带着狐疑的神情瞅了我一眼，但没吭声。他把三块肉饼和三瓶柠檬水放到我桌上，很客气地问道：

“你把那三十卢布放哪儿去了，啊，小伙子？”

“这儿呐！”我指着钱，自豪地回答。

服务员拿起票子，摸了摸，冲着光亮照了照，然后敞开

脏的大褂，解开里面那件更脏的短衫的衣袋，把钱放了进去。

“没你的事啦！”他笑了笑，说完便走了。

一只又长又矮、骨瘦如柴、两肋下陷的黑狗慢慢走进了饭馆。它在饭堂里绕了几圈，不断斜着眼睛看我，然后大着胆子向我靠近。我舍不得整个肉饼，只扔给它一根通心粉。它连忙接住，一口吞了下去。我又扔了一根。过了一会儿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狗小声地吠了几声。

“滚出去，癞皮狗！”服务员冲狗吆喝了一声。

“这狗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
“鬼知道它叫什么！”

“谁家的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叫它跟它的主人一块儿见鬼去吧！滚出去！”服务员向狗一扬手。

狗夹着尾巴，往街上跑去了。

……我吃饱喝足，拿起筐子就往门外走。

“不找钱啦？”我问了问服务员，心想也许他会找给我。

“还找什么？”他嘲讽地笑了笑。

“一点儿也不找？”我还不罢休。

“走吧，小伙子，上帝保佑你！”

我走出饭铺，又看见了刚才那只狗。它小心翼翼地不断回头看看，又向我这边走来。

我还没走上十步，猛听见一阵摧人心肺的狗的哀号和尖叫声。接着它从我身旁蹿过，跳入桥下的水里，很快便爬上对岸，发出幽咽的哀鸣，在沙地上直打滚。

我回过头去一瞧。饭铺大门里站着服务员，手里端着一口锅。锅里还冒着热气。

“你烫狗来着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的事，我只不过是暖暖它的爪子！”他愚蠢地笑了笑。

“你是头蠢驴！你爹也是头蠢驴！”我喊道。

服务员怔住了。他一声不吭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会儿，然后将锅放在地上，挽起袖口，慢慢地向我走来。

“你在那儿等着我！”他嘶哑着嗓门儿说。

我不慌不忙地卸下背上的筐子，弯下腰，从路边捡起一块大石头。

服务员呆呆地站住了。他站了一会儿，后来摇了摇头，缩回去了。

狗在桥边卧着，烫伤了的嘴脸扎在两只前爪中间，在如怨如诉地哀嚎。它一看见我，就不再作声，后来又小声地吠起来。我再走近一些，仔细一瞧。这只可怜的狗的右前爪也烫伤了。

“喂，让我看看你！”我说完，就在它面前蹲下来。

“唉，你们干嘛这样欺侮我呀！”狗抽泣着，从那只没烫坏的左眼落下泪来。我脱下小褂，撕成两半，在水里浸了浸，先把狗的眼睛，然后把它的爪子包扎好。它感到好受了一些，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又哭起来。它这一哭把我也弄得忍不住了，一屁股坐在沙地上也哭了起来。狗——别看是畜性，它完全懂得人为什么落泪。这只受伤的狗爬到我跟前，亲热地用它的嘴脸碰了碰我的膝盖……

……我记得有一次——那时候我也就是十四五岁左右——要把盖尔瓦西·贾布阿的女儿季娜嫁给纳别格拉维村的阿尔森·

夏马什维利，我第一次向上帝作祷告：“上帝啊，给我再加六岁，美人儿季娜就到不了阿尔森的手了……。”现在我又暗暗祈祷：“上帝啊，给我力量，去收拾那个服务员，然后哪怕您打死我也行！……”此时我坐在桥旁，和无家可归的狗偎依在一起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要实现自己理想的强烈愿望。

“这是什么东西？！”看见我从筐子里取出这只烫伤的狗，爷爷惊愕地说。

“一只狗！”我回答。

“什么破烂家伙，哪象一条狗呀！”爷爷啐了一口。

“不是破烂家伙！是饭馆的服务员把它烫坏的！”

“就是说，活该。偷吃东西啦！”

“它太饿了！”我为狗打抱不平。

“好吧，你把破布解下来！”

我解开包布，爷爷把狗察看了一番。

“是呀，这个狠心的家伙把它烫得真不是时候！大热天伤口长得慢……你快去拿点炼好的油来，往它烫伤的地方抹一抹……嗯，爪子它自己会弄好的，就是这只眼睛……”

第二天早上，在我们家院子里已经可以听到狗叫的声音，尽管叫得不那么有劲儿，声音不那么大，然而狗已经是汪汪地叫起来了……

我们给它起了各种各样的名字——杰克、朱利巴尔斯、别利亚克、姆尔卡——可是不管叫它什么，它都不答应。于是我们决定就叫它狗。一个月以后，它的爪子痊愈了，脸上的伤也收口了。烫伤的地方长上了厚厚一层新毛。它变得又快活，又

精神，这样的狗村里还从未见过。

说实在的，它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，但也还算聪明：从来不咬小孩和妇女，能从村子的鸡群里把我们家唯一的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找出来，并给予特别的保护。至于说对男人——全村的男人，除了我和爷爷，一概不认。我深信，就在饭馆服务员狠心把它烫伤了的那天，一种对男性的仇恨就深深地在了狗的心里扎下了根。

邻人们经常对爷爷发牢骚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，斯皮里顿！连到你家串个门也不行了！你是从哪搞来的这只癞皮狗！连鸟都不让落在树上，该死的東西！你把它赶跑算了，要不用铁链把它拴起来也好啊！”

爷爷只是笑。他和狗交上了朋友，他情愿把我赶出家门，也不愿把它赶走。狗也感觉到了这一点。除了有时我进山打柴，或夜间上磨房，它跟在我身边外，其余时间它都是趴在爷爷膝下，用一双忧郁而钟情的眼睛望着他，恭恭敬敬地等待着他的命令。只要树上掉下一只苹果或一只梨，狗就会很快站起来，赶在猪的前面向树那边跑去，用嘴把果子叼回来交给爷爷。爷爷温存地摸摸它的脖颈，然后就将苹果或梨擦干净吃了，果皮则用来犒劳狗。这果皮它吃着特别香甜，——要知道树下还有不少这样的苹果和梨呢。再说，狗还会听人说话！大概也就只有它才能几个小时仔细地听着爷爷讲故事，尽管爷爷讲这个故事已经不下一百遍了。而且是故事越长，它听得越仔细，它的眼睛仿佛在向爷爷请求：“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请你一字不漏地讲给我听吧！”

一次，我耳闻目睹了这样一场对话：

“唉，小东西，要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，会叫你啃这些烂

梨吗?!”爷爷伤心地摇着头对狗说。

“说的是呀!”它点了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可怜的东西，恐怕你连肉味也忘了吧?”爷爷问。

“唉，忘啦!”狗在唉声叹气。

“没什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”爷爷安慰它说，“戈吉塔的爹阿尔森很快就要回来，他会照顾我们的。是不是呀?你是怎么看的，会照顾吧?”狗对我的父亲毫无印象，但还是肯定地连连点头。爷爷又继续说道：“战争总有一天会打完的，这该死的战争!……我的病也会好的。是不是?会好吧?……”

他们常常这样坐在阳台上，晒着太阳，各想各的心事：爷爷盼着战争早一天结束，盼着儿子回家，狗呢……狗大概在想哪天能吃到一顿肉……

而在其他方面，我们家的狗和天下所有的狗没啥两样。夜间它在院子里睡觉。公鸡啼，花猫叫，胡狼嚎，它都要义不容辞地应和几声。当一轮明月从熊山后冉冉升起，它总要对着月亮呜噜几声。它总是圆满地处理自己的风流韵事。它经常在菜园里抬起后腿，径直往绿油油的芹菜畦上撒尿。还有，只要听到哪家有不幸的女人在接到父亲、儿子或兄弟的阵亡通知书后号啕大哭，它总要仰面朝天发出几声悲鸣。

光阴荏苒。我们就过着战时人和狗应该过的生活……

1943年8月22日夜里，狗吠声、咬架声和嚎叫声惊动了整个村子。当时正值狗的交配期，所以人们对此并不特别注意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斯兰·塔弗别里泽在泉水边发现了一只被撕得乱七八糟的死狗。在交配期这种现象也不足为怪。人们把死狗掩埋了。

中午时分，村里来了个陌生人，他在找自家的狗。有人叫他去找阿斯兰，我也跟着去了。

“我是从赫维来的基里列·马马拉泽。”他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十分高兴。找我有何贵干？”阿斯兰客客气气地问。

“我家的狗不见了……听人说，好象今天你埋了一只……”

“是这样。是我们埋的——我和这个小伙子。莫非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“您说到哪里去了，恰恰相反，我得多谢您的关照。不过，您能告诉我埋在什么地方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马马拉泽刨出死狗，仔细瞧了瞧。

“是我那只狗！”他很有把握地说。

“您想把尸骨带走？”阿斯兰笑了笑问道。

“我没工夫跟你们开玩笑！”马马拉泽根本不予理会。

“昨天它咬了我的孩子，后来就跑了。狂犬病接种站叫把狗头送去，要对它的脑子进行化验。如果它真是只疯狗，就得给孩子打四十针。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？打四十针！一个弱不禁风的孩子！”

马马拉泽叹了口气，从口袋里取出一柄斧头。

我马上转身回家了。

爷爷听我说完这件事，不高兴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这事凶多吉少！”他说完，向无忧无虑地在他脚边趴着的狗瞥了一眼。

晚上，邻居巴德里亚上我们家来向爷爷借枪。

“你借枪干什么，巴德里亚？”爷爷问。

“把喂的那只狗打死。”

“它有什么过错呀？”

“你难道还不知道？昨天不知从哪儿来的一只狗咬了我们的狗。而且，小伙子，你也听到那只狗的主人说了些什么！他说狗把孩子给咬了。”

“但他没说那条狗是疯狗呀！”我回答。

“傻瓜！难道说没疯没病的狗能咬主人的孩子？”巴德里亚说。

我没再说话。

“要干这种事，我就不借给你枪！”爷爷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那用什么打死它呢？”

“用棒子打嘛。”

“什么，难道我是没有一点儿感情的野兽？”巴德里亚生气了。

“随你的便吧……”

巴德里亚走了。

“晚上得把狗关在棚子里！”爷爷交代了一句，慈祥地抚摩了一下狗。

从阿斯拉·塔弗别里泽家院子里传出第一声枪响和狗的一声凄惨的尖叫。

“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爷爷问我。

“8月23日。”

“巴托罗繆之夜^①到了！”爷爷说。

第一声枪响过后，接着而来的是第二声，第三声，第四声

① 1572年8月24日的前夜，巴黎天主教徒对新教徒进行了大屠杀。〔译注〕

……从四面八方传来枪声、狗吠声、男人的喊声、妇女和小孩的哭叫声以及牲畜的嘶鸣声。巴德里亚家的院子里砰地一响，紧接着——阿利斯塔尔赫家也一响，最后一响就在附近，在邻居马卡里亚家。狗的一声尖叫使我感到震惊。

“倒霉的狗！……当马卡里亚重新往他那只破火石枪装弹的当儿，一个生灵在活受罪啊！”爷爷呻吟地说，两手哆嗦着捂住了耳朵。

这种对狗的罕见的、残暴的枪杀行动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。村里轰响和吵嚷了整整一个小时。在这整整一个小时里，我们家的狗关在棚子里，它狂吠着，咆哮着，猛扑那扇门，用它的爪子抓挠着。

慢慢地，周围都静下来了。远处传来最后的一声枪响，接着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“嘿——嘿——嘿！”猛听见不知是谁发出的一声得意洋洋的呼喊。

“完了。都完了……至高无上的上帝，请饶恕我们的深重罪孽吧……”爷爷吁了一口长气……

……清晨降临了。

雄鸡啼鸣。

牛儿哞哞。

羊儿咩咩。

母鸡咯咯叫。

太阳从孔茨霍乌拉山后升起。

一切如常，不过这个早上也有它不同寻常的地方。

村子里好象缺少了什么东西——一种很平常而不易被人察

觉，但对人却有着重大意义、使人感到格外亲近的东西。我看见阿斯拉·塔弗别里泽荷着斧头出现在村中两边都是篱笆的道路上，身后已不见那只又跑又跳地跟着他的耷拉耳朵的图济克，这时，我心中明白了，与村子休戚相关、血肉相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是狗——普普通通的农家狗。

1943年8月24日早晨，我们村里再也听不到狗叫的早晨……

……整整一天我们家的狗都没走出家门一步，不吃也不叫。它一直趴在爷爷的脚边，闭着眼睛，四只爪子向外伸着。如果不是它那肚皮在均匀地一起一落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一条死狗。

“它怎么啦？”我问爷爷。

“还在为昨夜的事难过吧，”他回答。“没事儿，很快就会忘的。”他抚摩了一下狗。狗一动也不动。

傍晚时分，已有几分醉意的巴德里亚又来了。

“晚上好，斯皮里顿！”他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你好，巴德里亚！”爷爷回答，但没让客人进院子。

“斯皮里顿！”巴德里亚有点难为情地说。“大伙儿……有……有意见……他们说昨晚上斯皮里顿家院子里没响枪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，难道战争打完了？还是我的阿尔森回来了？还是因为昨晚是除夕？凭什么我得放枪呢？”爷爷问。

“斯皮里顿，别为了狗得罪村里人……把狗打死吧。我们的狗也都不比你那只差到哪里去。莫非就你一个人心肠好？”

“不，巴德里亚，我棺材旁边没有狗叫可不行！”

“你看看，斯皮里顿！万一狗要疯起来，咬了我家的孩子，我就放火把你的房子连同你本人一起烧了！”巴德里亚威

胁着，一摇一晃地走了。

天已经黑下来，但我还能看见爷爷那张气得煞白的脸。

“巴德里亚！”他叫道。

巴德里亚回转身来。

“你听着，没出息的家伙！把你的嘴闭住，说话小心点儿！否则，我就要躺在你家房子的灰堆上去烤烤我这把老骨头！明白吗？”

我不知道目瞪口呆的巴德里亚是怎么想的，不过要是我的话，那天夜里准睡不着：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爷爷总是说到做到的。

……大约夜半光景，我们家院子的尽头连续发出两声枪响。紧接着是怨恨交加的一声狗叫。我从床上一跃而起，抄起枪就奔向枪响地方。只见有个人很快地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。后来我听到了这个人跑走脚步声。

狗躺倒在篱笆前，小声地哀嚎着。我把它抱起来，飞也似地跑回家里。爷爷已经点上油灯，正坐在壁炉前的老羊皮上。他察看了一遍狗的枪伤，用酒精洗了洗，撒上些烟叶末，包扎得结结实实。

“没什么了不得的，”爷爷说，“没伤着骨头。”

他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狗一眼。狗会意地望了望爷爷。

“是谁开的枪？”爷爷问我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

“可它知道！它知道，就是说不出来！”爷爷摇了摇头，抹去狗眼睛上的泪水。

早上，爷爷要我扶他到阳台上去。狗瘸着腿，拖着步子勉强地跟在爷爷身后，在他的脚边卧下来。

我们家的房子盖在一个小土岗上。现在爷爷俯瞰着整个村子，看得那么仔细，仿佛是第一次见到它似的。他好长时间都不吭声，然后转过身来小声地对我说：

“他们说得对，孩子……不能为了狗得罪村里人……你去拿上枪，带着狗……不过得到村外去，别让我听见……”

“到了村外我又怎么办呢？”我问道，觉得下巴颏儿在发抖，下嘴唇也扭歪了。

“就照我们的邻居那么办嘛，”爷爷眼都没瞧着我答道。

“走吧，孩子……”

我从屋里取出枪，往狗的脖子上拴了一条绳子，拉着它要走。狗一动也不动。

“我们走吧，狗！”我又拉了一下绳子。

狗向爷爷投去苦苦哀求的目光。

“走吧，跟他走吧，狗！”爷爷说完，用手把脸捂住……

我们穿过村子，离开公路，来到一条小径上。这条小径沿着片岩堆积的山坡往下通向一条小河。

狗微跛着，顺从地跟在我的身后，自始至终连瞅都不瞅我一眼。

我们来到了河边。我把狗脖子上的绳子解下，在一块圆石头上坐下来。我脸上的冷汗大滴大滴地往下淌，心跳听得清清楚楚。稍稍镇静下来以后，我从肩上摘下枪。此时狗抬起头来，瞪着一双善良而忧郁的眼睛注视着我。我受不了它这目光，回过身去，猛地从枪膛里取出两颗子弹壳，扔到河里。

我顿时如释重负。我站起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伸了个懒腰。狗怯生生地走到我眼前，舔了舔我的手，然后突然站起